樱桃的果形小，颜色也好看，通常都说樱桃是紫红的，也不说得太清楚，至今我也说不清它是紫、是红，或者是偏紫、偏红。每次看到樱桃，我总想站在那儿多看一会儿，越看越觉得好看。樱桃的表皮光滑，仿佛有一层腊质，不论在什么样的光线下，它的表面总有一圈光晕，有自带光环的喜感。樱桃还有短而细的果柄，样子也是精致耐看的，还有那样好颜色，谁不喜欢呢。

——《人间自有好颜色》

甘孜日报 GANZI RIBAO
康巴周末
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文学
2025年8月1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版式编辑：边强

母亲忆当年

◎李清

晚上，我和70多岁的母亲斜倚在沙发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当电视上播放一部讲述过去年代的节目时，一个想法如灵光乍现般在我脑海中闪过——对母亲进行一次“采访”，了解她青少年时代的生活。母亲欣然应允，一切都那么自然。

问题从当年的衣食住行开启。其实，母亲那个时候在这方面的状况，我多少能凭借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想象出几分，毕竟二者相差不很大。但一直有两个小问题让我有困惑：其一，母亲为何饭量很大，这些年才稍有减小？其二，当年添置一件新衣服实属不易，可为何穿衣服不太爱惜，衣服上总是补丁摞补丁。

母亲嘴角上扬，笑着娓娓道来。年轻时饭量大，是因为每天都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而且副食很少，没什么油水，常常只有主食可吃，有时甚至连白米饭、米粥都不够，想要吃饱有力气干活，就只能多吃了。至于衣服上的补丁，母亲无奈地说：“谁愿意把好好的衣服磨破呢？”只是那时每天都要干农活，要与庄稼、农具频繁“亲密接触”，又没有足够多的衣服换着穿，衣服不被磨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恍然大悟，略带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我接着好奇地问：“当年有什么好玩的文体活动呢？”母亲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致，感慨道：“现在的孩子们，都是旱鸭子，学个游泳还要到培训班花上千块钱。”她自豪地说，当年她和小伙伴们到了夏天经常下河玩耍，不仅能仰泳，还能扎猛子，甚至摸河蚌、螺蛳。我满脸惊奇地追问：“那都是无师自通学会的吗？”母亲思索片刻，回忆道：“也不完全是。你舅舅说教我游泳，先拉着我的手带着我游，到了河中间，他突然把手松开了。我呛了好几口水，在水里扑腾了一会儿，没想到就这么学会啦。”听罢，我不由暗暗感叹，母亲的生存能力还真是不错。

随着我的提问，母亲的思绪又飘向了当年看露天电影和文娱表演的时光。“六七十年代，村庄经常有文娱表演，大都是乡亲们自己登台演出。只要晚上有表演，我就会早早地带着小板凳去晒谷场，那人多得，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。”我好奇地询问都有什么节目，母亲便如数家珍地告诉我，唱歌、跳舞、戏曲，甚至还有小品，只不过当时小品不叫这个名字。而戏曲呢，唱的大多是样板戏，像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等。

当年的经济状况也是我关心的问题。我问母亲：“小时候小镇上有各种好吃的卖吗？”原本我以为她的记忆里关于这方面会一片空白，没想到母亲立刻打开了话匣子，不仅说小镇上有供销社的综合商店，还有好几家店铺和面馆、小吃部，还兴致勃勃地给我回忆它们的具体位置，说道：“糖果、瓜子、包子、烧饼，还有猪头肉、熏烧鹅呢，每次经过那些地方，都馋得不行。”我有点“不怀好意”地追问：“那你是不是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呀？”母亲回忆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大部分时候只有几分钱，不过，最多的时候我有三角钱呢。”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原来母亲那时候就有过私房钱。我又问：“那你都买过什么吃呢？”母亲大声回答：“什么都没买！”

最后，我抛出了一个当下有些热门的话题：“据说过去结婚不需要彩礼，是真的吗？”没想到，母亲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：“怎么不要彩礼呀，我结婚那个时候，彩礼有六十六、七十六的，还有九十六的呢。”她稍作停顿，补充道：“不过，你爸当年，可是一分钱彩礼都没给！”这时，在一旁安静听着的父亲咳了两声。母亲看了看父亲，又笑着说：“不过，我看中的是他人品不错，还是解放军（退伍军人）呢！”

饶有趣味的采访渐近尾声，电视上刚好转到戏曲节目，我笑着对母亲说：“可以邀请您唱一段经典戏曲，献给在座的各位吗？”母亲毫不犹豫地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摆出造型，声音洪亮地唱起来：“提篮小卖拾煤渣，担水劈柴也靠她。里里外外一把手……”那一刻，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，沉浸在这充满回忆与温情的氛围之中。

孔雀蓝

◎耿艳菊

那是一条烟火气特别浓郁的街，不干净，不宽阔，却容纳了普通人所需的一切。民以食为天，吃在首位。这条丰富的民众的街也不例外，蔬菜店如雨后春笋般挤挤挨挨地热闹着。

他家的蔬菜店位置不错，正好在一个路口上。店门前有一长条空隙，左边是一个方形的砖砌的小水池，池子里是鱼，池子外有刮过的鳞片，又腥又脏。右边是一个长木板，码放着新鲜的蔬菜。进店门往右是桌子，桌子上放着电子秤、零钱罐。桌子往后是一个冰柜，还有一个肉案子，油腻腻的，肉却是比较新鲜的。往左往里已经没有多少位置了，都摆满了各色菜品，应季的、反季的，很全。

他们是外地人，一家三口都在店里守着。他的母亲是个白白胖胖的女人，总是坐在桌子后面仰着脸，很陶醉地看着电视剧。他的父亲是个高大、沉默的男人，站在桌子旁严肃地过秤、收钱、找钱。他是个魁梧的男人，黑而挺拔，长得不丑。如果好好收拾收拾，看起来应该会很顺眼。可是他似乎从来就不注重这些，不知道是没时间，还是压根就这样，整天穿着藏青色的防水罩衣，邋里邋遢地跳来跳去。他要去杀鱼、刮鳞，他要去剁肉、打馅。很多人在不耐烦地等着呢，他实在太忙了。

我总是太懒，不愿多走几步，一出路口，就拐到了他家的店里，买菜或者鱼肉。他是个聪明而热情的人。渐渐地，去的次数多了，他便摸透了我的口味。肉啊，菜啊，都为我准备好了，这看起来很平常的事却无端地让人温暖感动。这大概是很多人喜欢光顾他家店铺的原因吧。

忙碌的人是看不出来悲伤的，这一点在他身上可以得到证实。他在摆弄鱼或者切肉的时候，我站着无所事事，便会多看他几眼。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在他手上的活，虔诚而恭敬，严谨而平静。有一次，我竟然看到他和他沉默的父亲在拌嘴，父子之间的战争该是猛烈激昂的，而看他们那样缓慢的句式，像是在聊天。

我试图去猜他的年龄，可是不行，因为他稳重而且面老。不过从他的父母来看，他也就是二十几岁的样子吧。这最好的年华隐匿在人间烟火的最深处，总让人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对，是爱情。年轻不分卑微贵贱，可如果没有爱情的点缀，就像一盘鲜碧诱人的西兰花忘记了搁盐，除了无味，还有深深的惋惜。

起初，我以为他的父母为他在老家以相亲的形式找好了对象。可是我在他们的店铺里买了几年的菜，从没有发现他们的生活有半点的起伏。甚至过年的时候，他们也只是凑合着在店铺里过。

想想也合情合理，这样一个沾满烟火气，整日里穿着水糊糊的罩衣的菜贩男，谁愿意与他谈恋爱呢？

然而，他有什么不好呢？像他这个年龄的人，不是有很多人在做着更无聊的事吗？低着头玩手机，对着电脑打游戏。啃老也是稀松平常的事。他呢，能干，勤劳，贴心，结实，还孝顺，标准的暖男形象。那次我路过看到——他母亲心疼他，要去刮鱼鳞，他则笑眯眯地把母亲按在椅子上，让她负责看电视。

也许是出于对他为我提供了吃食的感激，也许是我无事瞎操心，我开始担忧起他的终身大事。

想不到的是事情竟然很快有了转机，他的言行举止都在无声地展示着他是快乐的。他的步子变得更加轻快、跳跃。他那老的面容一下子拥有了年轻人本该拥有的朝气和活力。他开始爱笑，干活时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，突然不自觉地就笑了。

然后，在那个上午我碰到了那个女孩，知道了他变化的缘由。

那天店铺里，他的父母不在。那个点基本上正是上班的时候，买菜的人很少。女孩挑了几样菜，我也挑好了几样菜，等着过秤。他接过女孩手里的菜，抱歉地对我说，她等着上班，给她先秤吧。

我打量着女孩，细高的个子，白裙，高跟鞋，挎着包，手里提了一个手提袋。样貌中等，时尚里透着一股亲切。

女孩走后，他并没有着急帮我秤菜，而是望着女孩的背影，笑眯眯的，很响亮地打了一个响指。然后我们的视线都落到了桌子上的手提袋上，他没说什么，我也没说什么。

过一天再去买菜的时候，又碰到了那女孩，她笑嘻嘻地站在他旁边看他干活。他竟然意外地没有穿大罩衣，而穿了一件孔雀蓝的体恤衫。我清楚地记得女孩落在桌上的手提袋里装的就是这样颜色的衣服。

我忽然觉得感动，为这样的爱情。

人间自有好颜色

◎章铜胜

外公家门前有两棵桑树，桑树很高大。桑葚熟了，抬头望树上，眼里看到的是颗颗桑葚，可是我不敢说出来，一说出口，大人们一定会笑话我长了一双馋眼，只能看见好吃的东西。桑葚果子小，能看见树上的桑葚，当然是有心了。木心说：“桑葚的紫，紫得有幻意。”读到这句话时，我觉得自己眼中所见的桑葚并不是幻意，而是嘴里忽然冒出来的一点酸意——噢，又犯馋了。桑葚的果子小，可是颗颗紫得晶莹，看上去竟能给人肥硕、饱满的错觉，这大概便是桑葚给人的幻意吧。桑葚的好颜色，是能致幻的。

樱桃的果形小，颜色也好看。通常都说樱桃是紫红的，也不说得太清楚，至今我也说不清它是紫、是红，或者是偏紫、偏红。每次看到樱桃，我总想站在那儿多看一会儿，越看越觉得好看。樱桃的表皮光滑，仿佛有一层蜡质，不论在什么样的光线下，它的表面总有一圈光晕，有自带光环的喜感。樱桃还有短而细的果柄，样子也是精致耐看的，还有那样好颜色，谁不喜欢呢？

杏黄是毛茸茸的黄，是一种朦胧的黄，有少女的情态。麦熟杏子黄。麦子熟了，也黄了，是老黄，是泛白的黄；杏子黄了，是鲜嫩的黄，还没褪却那点青涩的意思。你在树下盯得久一点，就发现它黄黄的脸上泛起一点浅浅的红晕，也还是毛茸茸的淡淡的羞意。一枚杏子把它的心意表露得那样浅淡、那样含蓄，便是最好的情态了。

枇杷树像是树中的哲学家，常年披挂着一身沉着的深绿，有点倦意和愁容。冬天，枇杷开花，一串串小小的灰白的花藏在叶间，没有多少人留意过。“蚕老枇杷黄”，蚕老了，人们才想起那一树的枇杷来。“摘尽枇杷一树金”，我总觉得戴复古说得夸张了些；写诗，夸张一些倒也无妨。枇杷可入画。枇杷的黄淡一些，也不够纯粹，接近果蒂的部位还有一些浅淡的青绿色，宜于画出来的正是那一点青绿的可爱，有一点文艺范儿。

桃子的颜色真的不能和桃花相比。我们对桃花的情感分外复杂：有人说“灼灼其华”，有人说“人面桃花”，有人说它静，有人说它不静。桃子呢？形形色色，有青绿之色，有绿中泛红的，有深红的，还有黄色的。桃子的颜色是杂的，纷杂得无法让人认真去看它们的好颜色。桃子上市时，我总会想起春风里的一树桃花，想起它的妖娆妩媚，想起它笑拂春风时的静或不静。

梨肉雪白、脆甜、多汁。我这样说，像人们用简单的几个字形容某类人一样，贴上标签，简单明了。梨子的外皮有青绿色，有浅黄色的，不论颜色深浅、黄绿，上面总有或多或少小小灰黑的点。梨子的表皮仿佛是为了成全梨肉的完美，才宁愿承受这样的外形和颜色。画梨的人似乎不多。见过的画上的梨，多是用墨线勾出形状，填上浅浅的青绿，或是淡淡的黄色；没见过有人用工笔画几个梨的，把梨画得那样真实、那样丑，谁会喜欢呢？当然，也不会有人去画一碗冰糖雪梨，大概是真的画不出，也画不好。

柿子生时青绿，熟时橙红，果皮上都敷着一层白白的果粉。用手轻轻抹去一点果粉，露出的果皮晶莹，有一圈亮亮的光晕，很耐看。有些写实的画家喜欢画柿子：青柿子、红柿子，配上合适的背景，都极好看。齐白石也喜欢画柿子——写意的柿子，放在篮子里的、挂在枝上的，青柿子、黄柿子、红柿子，磨盘柿子、火晶柿子。前几年搬家时，我特意在新家的走廊里挂了两帧齐白石画的柿子：“事事如意”“事事安然”，一在枝上，一在篮中。那年搬家正是秋天，我在茶几的大盘子里还摆了几串野生的小柿子，颜色好看，也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。

我家茶几上常年放着一个素白瓷质的大果盘，盘子里总摆着一两样时鲜的水果，颜色好看，也可随时伸手取食。水果吃完了，时时添新换旧。如此，日日面对人间好颜色，自有一点庸常的小幸福在。

山影

◎刘峰

居在山村，开门见山，是一种诗意的生活。

外婆的家在山脚下：粉墙，黛瓦，朱门，绿窗。“吱呀——”清晨，一推开门，巨大的山影压了下来，人笼在影中，双目清凉，一身舒爽。

黎明刚走不久，月牙儿斜在天边，启明星悬在山顶。一切静悄悄的。此时的山影，是月光的杰作。沿着山脚的一溜绿草，露水闪着清光；有蛐蛐在叫，“嚯嚯——”，声音时断时续，清脆而苍凉。

山里的天亮，是从山顶开始的。

大山的清晨与清少纳言《枕草子》里的描述如出一辙：“逐渐转白的山顶，开始稍露光明，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。”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远方的地平线上，一团鲜红的旭日悄悄露出羞涩的脸，黛青色的山顶开始被晨曦漂白。

“喔——”随着一串高亢的鸡鸣，山从沉睡中醒来。

恍惚间，日头挣出了地平线，一纵一纵，腾向山尖。山影“唰”地斜切下来。日光愈强烈，影子愈浓重，铺陈地上，如同墨染。日头巡山时分，山影随之悄悄移动，如潮水一般，大面积的影子漫过屋顶、篱笆、稻垛、牛栏、竹林、池塘。

有趣的是，当影子漫向家犬阿黄时，摇头摆尾的它低吠一两声，霎时静默，面朝大山，如同石雕，神情庄重极了。

到了晌午，山影缩成一团，远远看去，宛如一只歇脚的老龟，又似一只栖息的巨鹭。

此时的山影静静偎在山脚。山脚下是田畴。特别是到了炎炎三伏，于漫山遍野的蝉鸣中，它像一位身披葛衣的哲人卧在那里，仿佛在　沉思。一条小溪从山影里穿过，宛若水墨画里的一抹留白。溪流那么欢快，摇曳着水中的芦苇，给出一缕清凉的慰藉。

在农家看来，哪怕日头炽烈，有了山影的庇护，大家仍可照常躬耕南亩，插秧水田；小孩亦可在山影里半牧半醒，享受“童子柳阴眠正着，一牛吃过柳阴西”的古趣。

恍惚间，日头落到山的那一边，傍晚来临。

只见长长的山影笼罩了一半村庄。余晖仿佛依依不舍，将最后一缕光芒涂红了村西的几处篱笆，染红了一面粉墙。这诗意的暖色调、强烈的立体感，颇能感染人的情绪，仿佛世界艺术大师库因芝笔下的油画。

暮色四合，万籁俱寂。

在朦胧的夜色中，山只剩剪影，于巨大的天幕里恰似古村的皮影戏。月亮出来时，山影再次光顾村庄，笼罩在打谷场：半边白，半边黑，形如楚河汉界。此情此景，乐煞了我和小伙伴。大家异想天开，以此为棋盘，以石子为棋子，开始古老的游戏。

随着夜色浓重，山里草木的清香开始弥漫村庄。

有时玩累了，我静静躺在竹床上。月亮走，山影移。一切仿佛睡着，一切又仿佛醒着。于半梦半醒之间，我听见大山的呼吸——幽微、神秘、飘渺。有时夜半醒来，我看见一群星星在山林里闪动：那是山猫们的眼睛在发光。夜间觅食中，它们的眼睛反射着月光，宛如碧绿流星划过山林。

山影不语，默默看着这一切。

那一年，我离开故乡，外出闯荡。鸡叫三遍，窗外月色如霜。我从床上爬起，背起行囊，推门而出，一头撞见山影。该与它告别了。我慢慢穿过这片影子，走向被月光漂白的山口。

我知道，这一走，自己就成了游子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蓦然回首，我看见被山影笼罩的小屋有灯光闪烁——窗前站着母亲！她静静目送我。其实她多想喊一声，只怕这一喊从此挽留我，让我不再远走高飞。